

中共不甘心灭亡，派三批地质专家去鉴定，结论都是“藏字石”为纯天然形成。（央视等多家媒体都曾对“藏字石”做过报道，但都隐去了最后一个“亡”字）。

当地民众还将“藏字石”开发为旅游景点，售出的门票上除了“中國共產党亡”六个字外，还写着：“世界地质奇观 中华旷代珍品”几个字，表明此文字是神的杰作。似乎是广传天下游人，快寻找逃生之路。



图为“藏字石”照片，左下小图为风景区门票。

心中退了”，或“不交党费了，已经自动退党、团、队了”，但这都不算数，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才能“解除毒誓”。“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这是来自上天的警示。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最大的天意就是善恶必有报。愿明智的您读懂天意，珍惜上天的慈悲，抓住生命得救的机缘。◇

声明退党团队（三退）方法 可用真名、小名、化名

- * 用海外邮箱发表声明：tuidang@epochtimes.com
- * 用翻墙软件登录：<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或 001-888-892-8757
- * 退党传真：001-510-372-0176 或 001-702-248-0599

■当退党电话接通后听到：这是空号，请不要打这个电话。请别上当，别挂断电话，很快就能接通。

真善忍心 光照人间
血泪长歌 撼地惊天

全家五人被害致死 幸存母女又入牢狱



目 录

送真相.....	2
全家五人被害致死 幸存母女又入牢狱.....	3
您知道吗?	23
中共媒体是用谎言抹杀思维的屠刀.....	23
中共迫害中国人的魔鬼之行.....	26
善恶有报是天理 偶然之中显天意.....	28
一亿五千万人的正确抉择.....	29
神的告示：天灭中共.....	31

清平乐·送真相

凉风习习，露重花含笑。
庭院无人静悄悄，一份真相送到。
拨开障眼迷雾，打开心灵门户。
真相为你指路，不要错过救度。

安全 自由 看真实的世界

■ 索取自由门：使用海外电子邮箱向

freeget.one@gmail.com 发送一封邮件，内容任意，主题任意，不可空白。大约十分钟后就可以收到一个网页地址，可下载自由门。



■ 索取无界浏览：使用海外电子邮箱向

xiazai@upup.info 发送一封邮件，主题任意，不可空白。几分钟后就会收到几个 IP 地址，可下载无界浏览。



突破网络封锁浏览明慧网：www.minghui.org

一亿五千万名勇士能毅然与中共恶势力决裂，幡然悔悟的义举让人们感到振奋。“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这一事实，出现了全民“三退”的可喜局面。不管他们曾做过怎样的错事，都可以重新选择未来的生命道路。

行恶者唯一出路：弃邪归正

中共就像沉船一样，灭亡之日指日可待。大量中共官员想为自己寻找退路，纷纷将家人和资产转移到国外，妄图在中共垮台之日能全身而退，然而这是徒劳无功的。就像当年的纳粹一样，无论逃到哪里，都会被追查出来并且绳之以法。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退出中共的相关组织，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并将功赎罪，将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大白于天下。



邪恶之所以横行，就是好人袖手旁观。在正邪大战过程中，每多一个人站出来，中共就多一份恐惧，就会更快解体。那些还没有退出来，还被蒙在鼓里的人，甚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人应该马上清醒过来，选择与邪恶决裂。

一亿五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历史壮举，每位参与“三退”的民众，正以最朴实兼具智慧的方式创造历史，更是为自己奠定光明美好的未来。◇

神的告示：天灭中共

二零零二年六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距今 2.7 亿年的藏字石，巨石断面上，惊现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國共產党亡”，实乃神已判了中共的死刑，定下必灭中共，广而告之于天下。

国移民局官员审批身份时的重要参考书。在欧洲和其它著名旅游地的退党服务点上，有成团成队的中共体系内官员，公开“三退”，勇于为未来预作安排。

新趋势：真名退党 集体退党

近年来，持续不断的“三退”大潮是从精神、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共的彻底否定，也是中国民众认清中共、抛弃中共的最好行动。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从士兵到将军，从警察到国安，民众悄然觉醒，退党大潮席卷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过去的“三退”，多是一个人退、用化名退，现在的“三退”是全家退、集体退、用真名退。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干部、现职领导干部、现役军官、教授与教师声明退党，现在中共不得不承认亡党危机迫在眉睫。很多中共高官选择良知正义，用真名公开三退，例如前武汉市中级法院刑一庭法官潘仁强向新唐人电视台表示“七一”退党的意向。另有六个军官顶着高压、拒绝恐惧一起退党的例子，他们真正明白了爱国不是爱党，并明确表示不会把枪口对着无辜的老百姓。正义之士用真名公开退党，已蔚为澎湃大潮。

中共反人性 迫害真善忍

中共政权历数十载，充满斗争、仇恨、屠杀、战乱、谎言和恐惧，欠下了八千万条人命的血债。《九评共产党》系统的揭露了共产党的本质，许多人过去对共党认识模糊或心存幻想，看了《九评》后，才看清了中共是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反人性、反自然，杀人如麻、专制独裁，破坏民族文化、暴力恐怖统治，尤以十四年来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为最。

自一九九九年江氏集团与中共迫害法轮功，非法将法轮功学员逮捕关入劳教所、监狱和洗脑班中，神州大地，处处腥风血雨。二零零六年三月媒体揭露了中共在辽宁沈阳苏家屯等至少三十六个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售牟利并焚尸灭迹，更是人神共愤、天理难容的恶行。

退党抹兽记 三退保平安

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泯灭人性的党文化与中国笃厚诚朴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纵观古今中外，“暴政必亡”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天灭中共已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国，很多人当年加入少先队、共青团或共产党，不管是主动或被动，只要是参加过共产党的组织，就在灵魂深处打上了不光彩的烙印，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就是救赎自身的灵魂，免受牵连，不给中共陪葬。

全家五人被害致死 幸存母女又入牢狱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北辛堡乡蚕房营村，有一个普通的善良人家，陈运川、王连荣夫妇俩和长女陈淑兰、两个孪生的儿子陈爱忠、陈爱立及小女儿陈洪平，过着平凡的日子。农民的心愿质朴而现实，他们希望为人善良、正直，亲人健康和睦，家庭富足。



陈家一家人（前排：父亲陈运川、母亲王连荣；后排自左至右：陈爱忠、陈洪平、陈淑兰、陈爱立）

陈运川在十岁左右时，由于其父一生敬佛，在离世时告诉他：“将来会有佛祖来传大法，你等五十年，到时候，一定不能错过啊！”一九九七年七月，陈运川老人幸得法轮大法，修炼后多年的腰腿痛不治而愈。陈运川对儿女们说这就是祖父当年所说的大法。随后，陈家儿女也相继修炼了大法；一九九九年老伴王连荣也开始修炼，几个月后三十多年的关节炎、哮喘病奇迹般的好了，暴躁脾气也好多了。就连六岁的外孙女小李颖，常年吃药的药篓子，无法上幼儿园，一九九八年学大法后，身体也好了。全家人感恩戴德，幸福无比。

一家人祥和美好，其乐融融。家里经营着果园，正忙活着给两个双胞胎的儿子准备聘礼、结婚，然而中共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大法修炼的血腥运动象天塌一样压向人间，一下搅乱了这家人安静的生活。

中共是西来幽灵（《共产党宣言》自称：“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被引入中国后，邪灵操控一部分人仇恨另一部分人，挑动华夏民族内部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草菅人命，血腥杀戮，冤魂无以计数。



中共迫害法轮功，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无端被抓、被打，并污蔑为“X教”，陈运川一家七人炼功、和平上访，向世人讲真相，却历尽磨难。被骚扰、抓捕、酷刑毒打、罚款、跟踪、监控……，连几岁的小李颖也曾在怀柔看守所被关押过，以致全家被迫害致死五人。

陈运川长女陈淑兰经历多次摧残，曾被判刑七年六个月，出狱时病体缠身，与颠沛流离的女儿小李颖——陈家唯一的第三代终于团圆，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再次被绑架，又被非法判刑四年，并被迫害致卧瘫不能自理，陈淑兰的女儿李颖为了营救唯一幸存于世的至亲——妈妈陈淑兰，遭北京市第二看守所构陷也被关押到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信仰真善忍，全家七人被迫害致死五人 二人被囚禁

陈运川的大儿子陈爱忠于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二日被送到河北省唐山第一劳教所，八天即被害死，享年三十三岁。

小女儿陈洪平被怀来县东花园派出所非法抓捕毒打，双腿被打断，后在河北高阳劳教所遭受一年半的折磨，回家时大脑已被迫害的痴呆，连父母都不认识，见人就害怕，自述被下毒药。于二零零三年三月五日在家去世，去世前叮嘱家人一定要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享年三十二岁。

二儿子陈爱立遭河北省唐山丰南县冀东监狱和张家口“法制教育学校”（洗脑班）迫害，被恶警用大壶的开水烫头；经常遭受毒打，被迫害得身体虚弱，才放回家。为不再被迫害而流离失所，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含冤离世。享年三十六岁。

陈运川妻子王连荣多次遭受非法绑架、关押、洗脑和酷刑，痛失三个儿女，为不被邪党再迫害也被迫流离失所，二零零六年八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在异地他乡含冤离世。享年六十五岁。

中，仅在明慧网曝光出来的因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的事例就有一万多例，他们或被判刑、或车祸、或恶疾缠身、或死亡等，以致祸及家人。仅举几例：中央“六一零”主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刘京得了癌症。零七年六月五日，天津市前任“六一零”主任、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时任政协主席宋平顺在办公楼内突然身亡。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升任北京国家安全局侦察指挥中心的刘海洋因迫害法轮功“成绩突出荣立个人二等功”。零二年底确诊患骨淋巴瘤，零五年九月死亡，死状极惨。诬蔑法轮功的央视主播罗京、“天安门自焚伪案”制作人陈虹癌症死亡；薄熙来、王立军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也遭天惩关入人间之狱，而地狱之苦还在等着他们。



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等三十余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在世界数十个国家被以“反人类罪”、“酷刑”或“群体灭绝罪”告上法庭。薄熙来个人就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爱尔兰等近三十个国家受到当地法轮功学员起诉。天惩的序幕已经拉开。◇

一亿五千万人的正确抉择

据媒体报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为止，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超过一亿五千万。今年以来，每天退党网上的“三退”人数约六万多人，唾弃中共俨然成为中国社会的民意主流，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九评》风行中国 国际关注三退

二零零四年底《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彻底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由此引发全球华人的退党大潮，澎湃难挡。九年来，大量的中国民众将退党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退党得福报”等标语随处可见，相信和传递的人越来越多，更多人因退出中共而受益。

“三退”大潮也日渐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海外华人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签发的“三退证书”，作为办理身份的法律支持文件，已经得到美国和许多民主国家的认可；《九评共产党》一书更成为美

辽宁公安证词：全程目击军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2009年12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一名调查员和一位中国证人进行了一段录音谈话。该证人因良心不安，主动披露了几年前目击的一起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



证人于2002年为中国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之际，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录音证词中他揭露一位30多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遭受了连续一星期的严刑拷打、性侵害、强迫灌食等种种迫害，之后在完全清醒，且完全未施打麻药的情况下，被两名军医直接摘取了心脏、肾脏等器官。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亲眼目击整个活体摘取的过程。

迫害十四年来，在明慧网上报道出来的有37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实际上远不止这些。无论是在迫害中幸存、还是死亡的法轮功学员，无一不是在肉体上、精神上饱受中共各级恶人无休止的骚扰、恐吓、凌辱和摧残。据公安内部消息人士透露，至少有十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被非法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有十多万人，被拘留、罚款、强制送洗脑班迫害的更是达上千万人。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如今已经被大量披露，并在海外互联网上保留了大量各类详实的真相资料。为了阻止人们了解真相，中共一面耗费巨资封锁网络，一面无所不用其极地圆谎造假，制造一言堂的“中共变好了”的假相。中共变好了吗？没有，只是更善于欺骗隐瞒，对全世界人民撒着弥天大谎。中共（西来幽灵）本性难移，它几十年来的统治历史，就是搞运动、迫害善良的中国人的罪恶历史。

法轮功学员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说出真相，揭穿谎言，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绝不是“搞政治”，而是为早日结束这种对中国人惨无人道的迫害。◇

善恶有报是天理 偶然之中显天意

善恶有报是不变的天理。一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做了坏事，就得去偿还。历史给了很好的诠释。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几年

孤苦伶仃的老人陈运川，常年被恶人跟踪，在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六点多，在110国道（位于怀来县狼山乡三营村的地方）被不明车辆轧死，肇事后逃逸，案件充满疑团。老人享年七十一岁。

平常百姓的陈家，只因信仰“真善忍”做善良人，向往宁静祥和过日子，江泽民操控的恶党地方官为追随江氏邪恶集团而能升官发财，奉行江泽民对修炼法轮大法的“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算自杀”等群体灭绝政策，对这家人实施了灭绝迫害。

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要求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从净化心灵达到净化身体，从精神健康达到身体健康，以德养身。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西来幽灵中共自窃政以来，为使百姓服从，确立其暴政独裁的合法性，不停的制造各种政治运动，以不停的整人与杀戮来迫使中华民族屈服于其淫威。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到一九九九年短短七年内即超过七千万，心胸狭窄的江泽民集团出于对法轮功深得人心的妒忌，丝毫不顾及大法是否对人民有益，悍然发动了对这一善良群体的迫害。陈运川一家坚持修炼“真、善、忍”法轮大法，上访、讲真相，为的是给世人铺就一条在上天要灭掉残害善良的邪灵时的逃生之路，为挽救被中共利用的无辜众生残害正信而毁掉自己的未来，却经历了十四年来中共恶党人员的悲惨迫害。

一、残忍的中共地方官员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陈运川、王连荣夫妇俩和两个儿子一同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说明法轮功真相。两个女儿和外孙女从外地也一同去了国务院信访办，说明大法的美好，要求释放天津被非法抓捕的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希望政府能给予一个自由宽松的修炼环境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铺天盖地诽谤迫害大法。陈运川、王连荣老人和两个儿子陈爱忠、陈爱立等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在半路上被怀来县北辛堡乡派出所所长刘玉峰等人拦截绑架、毒打后敲诈二千元。

九月十日早晨，陈洪平在姐姐陈淑兰家所在地北京昌平的公园炼功，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拘留十五天后，被张家口北辛堡乡派出所副所

长韩建华、综治办姜慧军等人绑架回当地，又敲诈二千元，并遭到原乡长张某、副乡长、书记王生怀三人毒打，脸被打的严重变形。

九月二十五日北辛堡乡派出所所长刘玉峰及综治办姜慧军找了二十多个打手，将陈运川的二儿子陈爱立叫到乡派出所毒打，用筷子敲手指，用皮鞋踹，脸上抽，拳脚棍棒，从早上八点多一直打到晚上六点才放回。陈爱立满脸血迹，遍体伤痕，人不能动，胃痛不能进食。陈家又被敲诈三千元。



酷刑演示：毒打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乡派出所刘卫峰、综治办姜慧军、乡王书记、原乡长张××等六、七人闯入陈家，当场抢走现金九千元，将陈运川及老伴王连荣、大儿子陈爱忠劫持到派出所毒打。随后女儿陈洪平也被劫持，恶党书记王生怀抢走其身上现金三千一百多元。他们追问二儿子陈爱立下落，恶毒的是：打母亲让父子看着，打父亲让母子看着，打儿子让父母看着，残忍至极。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底，陈家进京上访被抓，之后被转送怀来县看守所治安拘留十五天，却被无限期延长，非法关押长达十个月，于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四日放出。大女儿陈淑兰在北京昌平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

二、北京上访遭野蛮折磨

十天后，于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四日，陈家全家再次进京上访。为了避开重重的封锁，他们步行，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越过八达岭。六十岁的王连荣刚在监狱中绝食，双腿又浮肿，在两个儿子的搀扶下行走。一路风餐露宿，走了三天，于二十七日凌晨到达北京。

在天安门广场，武警拉住陈洪平的胳膊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全家人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被武警强行抓上警车，后被送到宣武区看守所，遭受残酷迫害。



毒打

因不解决上访问题，只追问姓名交给当地迫害，在宣武区看守所，陈爱忠不报姓名，换了三拨警察毒打都没有得逞，每拨都对他实施了残忍的手段，还用扫帚在他脸上来回的扫，警察用木棍打他的

死亡人数的总和。

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西来邪灵乘虚而入，窃取了政权，奴役了拥有古老文明的华夏民族。中共祸乱中华已近百年，在其统治中国的 60 多年里，邪灵操控一部分人仇恨另一部分人，挑动华夏民族内部一场又一场灭绝人性的政治运动，同室操戈，血腥杀戮：如：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八九年屠杀爱国学生、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并活摘器官贩卖……，中华大地上多少家庭与民众受过这个西来的嗜血幽灵的屠杀、祸害？制造了多少仇恨？冤魂无以计数。每一场血雨腥风的运动，都是用它的邪恶说教骗取百姓泯灭良知，仇恨同胞，只是为了维持它的绝对统治权树淫威。被迫害的善良民众，有的被中共像屠杀动物一样杀掉；有的全家遭灭门，被抛尸荒野；更有被打死算自杀，活摘器官后被焚尸灭迹等等。中共灭绝人性的所为，真的让人们看到它确实禽兽不如，就是魔鬼的化身。

王立军案判决背后被切割的最大黑幕

2006年3月，两名证人分别指控中共医院和劳教所、监狱、武警秘密勾结，大规模进行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于移植牟利。

中共声称器官来自死刑犯，但在2000-2005年间，中国死刑犯年均量为1616人，器官可利用率不过30%。据统计，2006年仅有22位死者家属同意捐出亲人的器官。而实际上，中国在2000-2005年进行了60000多个大器官移植，这几万人从何而来？

2012年2月6日震惊中外的“重庆事件”主角，前公安局长王立军携带机密资料出逃成都美国领事馆，揭开薄熙来、周永康策划政变黑幕。王立军交给了美国政府大量关于中共内幕的机密资料，还有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相关资料，其中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秘密资料。

“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的邪恶”

活摘器官事件曝光后，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与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接受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的邀请，开始独立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展开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从2000年开始，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一直发生，而且遍及全中国。麦塔斯说：“我们的发现是骇人听闻的，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的邪恶。”在国际上出版了文献《血腥的器官摘取》，书中记载了部分案件调查报告，包括调查员以器官移植顾客的身份向中国有关医院打电话的录音记录。

台湾大学语音处理实验室进行声纹比对发现两者不一致，并发现两者的发线与脸部比例也不相同。

“自焚”事件后，新华网上先后出现三个不同的“王进东”



123

1. 2001. 1. 23, 天安门自焚事发4小时后，新华社发布新闻并公布王进东本人自焚前的标准照片

2. 2001. 1. 30, 中央台焦点访谈专题报道

3. 2002. 4. 10, 中央台焦点访谈专题报道

对三人的面貌骨骼特征分析对比			
	1	2	3
眉骨	高耸	下塌收进	下塌收进
耳	大而长方	小而圆	呈锥形
嘴	轮廓清晰方正	厚而大	阔大无形
下颚	端正	明显粗壮	短而内收
鼻	长高而挺	短粗	鼻头大鼻梁塌
体态	中等	明显粗壮	稍瘦小
脑颅	长方 前额有黑痣	圆顶而正方	平顶而锥形

经技术鉴定，主要“演员”王进东前后三种面孔两种声音

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中共统治60余年来，党媒造假无数，被老百姓揭穿的又何止这点？中共从谎言起家，以谎言治国，最怕的就是民众知晓真相，害怕它的谎言与暴行被彻底曝光，企图愚弄百姓屈从其淫威。◇

中共迫害中国人的魔鬼之行

——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共产党几乎把马、列奉为神明，却极力掩盖马克思曾入过西方撒旦魔教的事实。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政权像共产党这样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中共成立之初，就是苏俄在亚洲的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1949 年之后至今，中共不断暴力残害杀戮中国人，致使8000 多万中华儿女在暴政下非正常死亡，超过两次世界大战

腿，打他摔倒在地再进行折磨。陈爱立也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一个恶警说：这小子太难对付，我实在是没有招了，怎么打都不说；另一个警察说：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他，交给我；随后更残酷的折磨陈爱立。

陈洪平抵制迫害，不照相，被两个犯人拉衣领在地上拖，鞋被拖掉，脚被磨破，出血，裤腿被磨出一个大洞，浑身是泥土，头发散乱。

有认识陈家的人说出了姓名，陈家一家人就被劫持回张家口怀来看看守所继续遭受迫害。十三天后，二女儿陈洪平开始尿血，吐血，呼吸短促，无血压脉搏，被送往医院抢救。陈爱立被折磨的无血压、脉搏，生命垂危。陈运川也只剩一口气。当局为不使他们死在监狱将他们放回。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早上九点左右，县公安局副局长陈江带着看守所的女警辛芳、实习大夫赵扬、政法委的一个女干部、五名武警，还有乡政府及派出所的十四五个人，围住陈家，一边砸门一边喊叫。武警翻墙而过，立即一群人闯入大院，说是要抓走两个去劳教。陈家说宁可死了也不被抓走，这些中共打手作恶心虚，溜走了。

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学员不断遭到中共的造谣污蔑，修炼人不断被抓捕关押迫害，甚至夺去生命。中共污蔑法轮大法，挑动中国人仇恨按真善忍做好人，眼看着中国人在中共的谎言上受毒害，将在天灭中共时为恶党陪葬，法轮功学员们不顾个人安危，上访、平和讲真相，为的是不明真相的百姓在天灭邪党时能逃生、有美好的未来。二零零一年元月，陈家全家七口再一次到北京上访讲真相。陈运川老人被绑架，被恶警连续四天关在北京某派出所楼房地下三层的一个密闭的地下室内，面积仅二平米的水泥间，没有窗户，

铁门紧闭，没有光线，不能通风，仅靠门缝有点空气，室内缺氧令人窒息。老人喘不上气来。一月四日人快不行了，立即将其转送北京海淀区看守所。恶警继续对他迫害，几次迫害未达到目的，便气急败坏的指使犯人将老人的衣服全部剥光，数九寒天，令其站在地上用排风扇往屋里吹冷气达两个多小时。况且老人已是绝食第五天，身体极度虚弱，顿时被冻得浑身颤抖，哆嗦不已，一下子栽倒在地上。三个犯人将老人拽起来一起拳打脚踢，打了足有半个小时，打完之后又强迫他吃饭，不吃就以酷刑威逼。

酷刑演示：冷冻

26

7



一月二日，二女儿陈洪平被带到怀柔看守所，拒绝报名，被男犯人扒衣服，泼冷水，光着脚在雪地上冻。为抗议迫害，她绝水绝食十一天，才离开看守所。

三、大儿子陈爱忠被酷刑致残、野蛮灌食、杀害

陈运川的大儿子陈爱忠，先被绑架在北京东北旺看守所七天。恶警为逼其

说出姓名、地址，将其衣服全部剥光，铐在院内一棵树上，双脚深深插入雪中，冰天雪地就这样在院中被冰冻了一个多小时。恶警用尽酷刑残酷迫害他整整七天四夜，用警棍抽、电棍击、扇耳光、拳打脚踢、不许睡觉。恶警就用高达三十万伏高压电棍残忍的电击陈爱忠的头部，脸部、双臂、大腿内侧，及阴部，身体的敏感部位长时间来回电击。陈爱忠被电击的几次昏死过去，上身、大腿内侧、脸上、胳膊上大片水泡连在一起。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几天后一无所获的恶警只得把陈爱忠转交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面对伤痕累累的陈爱忠，海淀区看守所恶警毫无人性，继续对他严刑逼供，恶警又唆使犯人将陈爱忠衣服全部剥光，拖到放风场内，用院中的积雪将陈爱忠全部埋在雪里冰冻。又指使几个犯人给陈爱忠上一种叫“开锁”的酷刑，一犯人一手将他两手指使劲抓紧，另一犯人把一把带方楞的牙刷头插入陈爱忠两手指中来回转动，手指间顿时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酷刑演示：牙刷钻指缝--开锁

二零零一年一月九日，陈家及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回当地河北省怀来县看守所，陈爱忠遭到恶警佟玉福电击。起初恶警不让他们炼功，看守所司机齐文海凶狠地用皮鞋底照着他们爷仨脸上、头上、身上猛抽猛打，直到打不动了，之后将爷仨分别关进不同的监号中。陈爱忠在号内继续绝食抗议，不断传来在号内惨遭犯人毒打的声音，伤势愈加严重。



CCTV 镜头：一手臂抡起，猛击刘春玲头部；重物猛击刘的头部后被弹起；重物逆着灭火器喷射流飞向警察。

江泽民是“自焚”伪案背后的真凶

1999年7月20日以后，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下达了“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

但到2001年中国大年以前，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难以实施，受到当时中共内部部分官员的抵制与消极对待。当时江泽民为加大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击力度，煽动民众与各级官员对法轮功的仇恨，制造迫害升级的借口，江泽民亲自指使时任政法委书记罗干，导演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伪案。

有知情者揭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时任政法委书记罗干曾说：“根据掌握的情况，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焚，也会有张进东、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

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之一林春水曾透露：公安部一高级官员当年1月28日告诉他，“王进东23日自焚，贾春旺（前公安部长）22日就知道消息。”

主要“演员”王进东，在伪案自焚过程中，头发和装着汽油的塑胶雪碧瓶却未被烧毁。

“王进东”的三张对比照片证明自焚是伪案。

从中共提供的自焚前的王进东照片上看，其脸颊消瘦、小骨架。而“自焚”时的王进东却是大脸盘、大骨架，齐刷刷的头发边缘，比例失调的面部像是带了假发或面具。

前后王进东不是同一个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表示，后来在央视接受采访的王进东与“自焚”现场的那个王进东不是同一个人。



其中有一名女子当场死亡。数日后，她的女儿也在医院离奇猝死。在中共喉舌媒体的报导中，称这些人是“法轮功学员”。该事件发生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压不断升级，其残忍程度超过历次政治运动。

邻居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

当场死亡的女子名叫刘春玲，案发后国际著名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力浦·潘亲自到“自焚者”刘春玲的居住地开封调查，邻居们说刘春玲是夜总会的小姐，以陪酒为生，从没有人见过她练法轮功。

双亡的刘春玲母女俩人并不是法轮功学员。《华盛顿邮报》在2001年2月4日头版头条发表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中说：“她们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但为何到天安门广场‘自焚’？她们的死亡成为未解之谜”。

从中共喉舌媒体央视播出的录像中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一名身穿绿色军大衣的高大男子用重物击中头部后倒地死亡。她的女儿刘思影被送到医院后，医生表示她的身体状况良好，但突然离奇猝死。

从央视的录像中还能看到，“自焚者”全身燃起来大火时，最易燃烧的头发和装着汽油的塑胶雪碧瓶却并未被烧毁。

自焚谎言早有人揭穿

海外最大华文媒体《大纪元》报导，据“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目击者——重庆渝中区小十字片区进京截访法轮功学员的中共610工作人员的叙述，还原了整个事件的真相：

“我在‘自焚事件’那天，吃完午饭后，就到天安门广场习惯性的转转，快走到纪念碑的时候，看见石梯下放了好大一堆灭火器，就想：有事情要发生！我一边走一边看，不一会，就看见北边起火了，我跟着几位警察快速向北跑去。”

“当我赶到时，正好看见一壮硕的军警抡起一个手提灭火器，猛击一全身被气雾及烟尘所包围的女子后脑，女子应声倒地。由于击打者用力过猛，灭火器把手脱落飞向空中。”

“我当时一惊，这不是杀人吗？现场的军警谁也没有过问这个彪形大汉，让他扬长而去，我感到一阵脊柱发冷，心里明白了八、九分。”

“后来看到法轮功学员传播的《自焚真相》光碟，其中用慢镜头播放的从被击者后脑飞出的条状物，其实是手提灭火器的把手，正好被摄像机拍到，而灭火器由于被喷出的泡沫挡住，没有出现在电视画面上。”

陈爱立是在号内用坚持炼功抵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恶警侯玉福让人将他双手大字铐在铁窗上，并拿十万伏高压警棍持续电击他的手臂，致使两臂起满了水泡后导致化脓，不断的流脓水，在陈爱立两胳膊不能动的情况下恶警仍然强迫他每天奴役劳动十个多小时。陈爱立干不动，恶警便唆使犯人用鞋底照眼眶上猛抽，立即被打的皮开肉绽血流不止。陈爱立扶着铁窗拼命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他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邪恶在无度的迫害着无数世界上努力做好人的人。恶警很害怕，就赶忙唆使犯人用毛巾把他的嘴死死堵住不让陈爱立喊出声。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二日，陈爱忠被非法劳教三年，秘密送往荷花坑劳教所。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于二零零一年六月下旬成立所谓的“攻坚组”（实为暴力洗脑组）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强制洗脑。成立了六个组，每组发电棍、警绳，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电击、杀绳、殴打、体罚等酷刑。在六队里，恶警用各种酷刑企图强行逼迫陈爱忠放弃信仰自由的权利，恶警队长王玉林、犯人刘增华等人轮番毒打、用电棍电击、用绳子捆绑（称“杀绳”，此种刑罚每次最多五分钟，时间稍长胳膊就会残废，绳子都杀进肉里）。

陈爱忠为抗议这种种残酷的迫害而绝食。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陈爱忠在第二天强制灌食中窒息，因不法人员把皮管插入他的肺中，后送往医院。据目击者回来讲，当时医院要求唐山荷花坑劳教所交六千元押金，可把陈爱忠送进高压仓抢救，但劳教所恶警宁可把人拉回来等死也不交钱。

回来后，恶警王玉林与犯人对陈爱忠竟然继续强行灌食，此时陈爱



酷刑演示：铐在铁架子上电击



酷刑演示：杀绳

忠已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可是，毫无人性的恶警根本不顾其死活。在绝食的第九天，也就是灌食的第三天下午三点三十分，又一次对陈爱忠进行野蛮强行的灌食。灌食当中，陈爱忠心跳停止，没有了脉搏、瞳孔扩散。有人在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当时在场的有劳教所的干部及其他队的警察。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日这一天，年仅三十三岁的陈爱忠被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夺去了生命。在陈爱忠离开人世的前一天，一名法轮功学员见到他，当时因为他绝食八、九天了，恶警王玉林、史××对他电棍夹击，上绑绳，胯下、腋下全是疙瘩。由劳教所狱医强制输液，发现他手腕小臂青紫，说话无力，身体极度虚弱。但那天见到法轮功学员时，他紧紧拉住同修的手，力量很大，看得出来，他尽了最大的努力，眼含热泪艰难的说：“有许多人需要救度啊！”说完后热泪夺眶而出。

二十一日，怀来县“六一零”、北辛堡镇镇长及派出所一行人去陈家，一反常态地接陈淑兰去探视“病”得很厉害的弟弟陈爱忠。到劳教所以后，劳教所开会研究后欺骗陈淑兰说：“陈爱忠因绝食于十九日下午被送唐山人民医院，二十日上午身体恢复正常，可下午就不行了……”。

在太平间，陈淑兰看见陈爱忠明显被整理过的遗体嘴唇有血，双耳肿大黑紫，右耳孔全是血。陈淑兰趁人不备突然拉开他的上衣，见其左胸部有条长十多公分的伤口，双肩至后背大面积淤血青紫。恶徒们都慌了，急忙把陈淑兰推出太平间。陈淑兰要求拍照、法医鉴定，并出具死亡详细经过材料。“六一零”的杨某某居然说给尸体拍照违法，并威胁说：“如法医鉴定是因病死亡，你要支付鉴定费用，还要付为抢救陈爱忠花的一万多元。”劳教所副所长骗说，只要陈淑兰在承认陈爱忠是因肾衰竭正常死亡的协议书上签字，就什么条件都答应。然而在陈淑兰坚持三项要求、拒绝签字，他们就把陈淑兰劫持到北京昌平，图谋关押，为的是不让陈淑兰把陈爱忠被害死的真相曝光在明慧网。后来说遗体于二十三日被秘密火化，但没有家人的同意，也没有骨灰给家人，尸体哪里去了都是个迷。

四、二女儿陈洪平被当地派出所和高阳劳教所折磨致死

二零零一年六月九日，陈洪平和大姐陈淑兰在给人们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怀来县东花园派出所恶警抓捕，分别被反铐在“老虎凳”上，不能动。下午，在非法审问姓名与地址时，恶警软硬招都用上了，没有得逞。下午六点左右，陈洪平双手脱铐，扔下铐子就跑，被九个恶

您知道吗？

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

● **教人向善** 法轮大法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 **使人健康** 1998年国家体总在北京、武汉、大连地区及广东省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三万五千人。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达97.9%以上。

● **福益社会**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至今已弘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3000多项。法轮功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球出版发行，并可在网上免费下载。◇



中共媒体是用谎言抹杀思维的屠刀 ——“自焚”背后是谋杀

一个夜总会小姐的死，背后却牵着世纪大案。《华盛顿邮报》曾披露了一个重要细节。事后有证据显示，中共高层直接涉入央视的新闻造假与天安门广场的谋杀，是当时在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下达了谋杀令，罗干亲自部署，夜总会小姐参演世纪伪案。

2001年1月23日（除夕），天安门广场上来了7个人，有5人身上突然燃起火来——这就是震惊国际社会的世纪伪案“天安门自焚事件”，

家电：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洗衣机、电烙铁、电吹风等一切家电。

厨具、工具情况：各种农具、修车用的全套工具、一辆铁车、锅碗瓢盆、面板、菜刀、光锅及盆等偷走7、8个所用用具。

衣物：给两个儿子结婚准备的新被褥、被面十多块，褥面四、五块，白布7、8丈，呢子大衣两件，条绒大衣及其它衣服等。

粮食等杂物：黄豆300多斤，米面全部，院中为儿子结婚准备的木板、木柴，两处院中5个房间的窗户上的大玻璃（0.9x1.2m/块）全部卸走，炕上的炕席全部被卷走，甚至把缸里的咸菜都全部拿走。

故意毁坏物品：

院中的柴垛被点着烧尽。没拿走的被褥拉满一地，枕头好的拿走，不好的全部用刀割开，荞麦皮撒满一地。没拿走的粮食、黄豆、各种米面与荞麦皮、和被褥倒在一起，咸菜拿走，缸、水缸全部打碎，再将咸菜汤、洗涤灵、胶水、洗发液全部洒在地上的粮食、被褥上面，桌椅板凳、衣柜、床板全部撬开毁坏，顶棚全部捅破。

结语

陈运川一家的遭遇，是中國大陸千百万法轮功修炼者十四年来遭中共迫害的一个缩影，是中共恶党容不下善良人的真实写照。彰显了中共的丑恶嘴脸与变态心理，其狠毒与凶残完全超出正常人的想象，真是与善良不共戴天、禽兽不如、十恶俱全的恶魔。陈家的境况也是中国大陆千百万法轮功修炼者十四年来遭中共迫害的一个缩影。

有良知的人都能看到，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没有伤天害理，没有大奸大恶，他们只是自己按“真善忍”做好人，告诉人们迫害良善的人将面临天灾人祸的淘汰，中共的凶残给民众带来了灭顶之灾。

陈运川老人一家所遭受的邪恶迫害，早在数年前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和联合国的关注。已被联合国人权专员列为典型申诉案例。据明慧网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报道，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向大会主席及各成员国申诉了陈爱忠及其全家的遭遇，并呼吁联合国成立中国问题专案小组，由联合国指定一个特别人权监察员专门办理中国案例。有良知正信的人都能从陈家的遭遇看到，与中共为伍的人将得到上天的何等惩罚。◇



警追上抓回，双手反铐，用绳子绑着胳膊吊在门头上，有恶警还不断地抖动铐子，使铐子铐得越来越紧，扣在肉里。



酷刑图示：吊铐 毒打

陈洪平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陈淑兰也喊。不一会儿，陈洪平被吊昏死了过去。

晚上十一点，陈家姐妹被送往怀来看看守所。妹妹陈洪平的手都肿起来了，全身都是伤，头上还有一把头发被拽掉了，露出白白的头皮，口吐鲜血。



陈洪平

六月十一日上午，陈洪平被劫持到河北省臭名昭著的高阳劳教所。陈淑兰被迫害的奄奄一息，通知户籍地北京昌平区的派出所接走，昌平的派出所人员见她生命垂危，不想担责任，陈淑兰才被释放，陈淑兰东摇西晃地的走出了看守所。

陈洪平在高阳劳教所中，被恶警及犯人毒打、威逼、恐吓，整日被几十人昼夜不间断的轮番洗脑。经历了一年半的非人折磨，体重由一百一十斤降到了五十多斤，骨瘦如柴，生命垂危。二零零三年元月二十九日高阳劳教所才将其送到当地医院，医院不敢留。高阳劳教所恶警见状，为逃脱罪责，连衣服都还没来得及给陈洪平穿，就派一警察匆匆连夜送回家。

王连荣老人生前说：“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六点多，天已经黑了，北辛堡乡一个姓杨的敲开我家的门说陈洪平回来了……女儿见到我后目光呆滞，毫无表情，已经不认识我们了，一直不说话，一有什么动静就特别害怕。有时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就这么长时间的看着，而且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不敢一个人在屋里呆着，总得有人陪着。晚上睡觉像小孩一样让我搂着，不敢一个人睡。当时她二哥看到妹妹这个样子，都哭了……怀疑他们给我小女儿下了什么药，就问她：‘他们给你吃过什么药吗？’小女儿说：‘吃过，黄药片，大的，还给我打过针。’唉！我是亲眼看着她死去的，她死得很惨，二零零三年三月五日凌晨，我最疼爱的才三十二岁的小女儿……永远的闭上了双眼。一个母亲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痛苦中死去，却无能为力，那个滋味不好受啊。”

五、二儿子陈爱立被迫害致死



陈爱立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七日陈运川和二儿子陈爱立一起被非法判刑二年，陈运川被劫持到石家庄四监狱继续迫害。陈爱立在法庭上最后陈述时，只说了一句话：“善恶有报，这是宇宙中绝对的真理。”

陈爱立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被劫持到唐山市冀东监狱五支队七中队，受到了非人的迫害。陈爱立从入狱到出狱一直都有专职狱警承包监控，平时由狱警挑选得意的犯人监视看管着，谁也不许和他说话。一位与陈爱立同时在冀东监狱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记得陈爱立刚入

狱那阵子，就是不配合邪恶狱警的迫害。恶警挑了九个坏透了的犯人不分白天黑夜打骂折磨他，恶警组织攻坚组、车轮大战，不让他睡觉，爱立一再讲：我们是做好人，不是犯人。狱警想把标志着犯人身体的胸牌给爱立戴上，可是无论怎样胸牌都会被爱立摘下，爱立的手指都被犯人掰的反转过去了，可是胸牌还是没有戴上。爱立的手过几天不用医治自己就会正过来！最后他们把爱立倒背着铐在椅子上，不能行动，用针线把胸牌缝在爱立穿的衣服上，爱立就用嘴咬下胸牌。”“爱立整天被打的脸肿的老高、青一块紫一块的，有善心的犯人看到了也只是偷偷的落泪，那个时候哪怕一个犯人说了同情爱立的一句话，传递给爱立一个同情的眼神都会被恶警收拾一顿，环境恐怖实在难以描述。最后，狱警终于没能把标志着犯人身体的胸牌给爱立戴上，一直到爱立出狱。”



酷刑演示：背着铐在椅子上



酷刑演示：在雪地里冻

冀东监狱在渤海边上，冬天是很冷的，风刮电线的尖叫声会响彻黑夜更平添了几分恐怖。爱立入狱那年的雪下的很大，犯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还在打着哆嗦。有一次天下了大雪，恶警让犯人扒掉爱立的棉衣，让爱立在雪地里光脚站着，爱立被冻的浑身打着哆嗦脚不停的

	的扒光衣服，电击
陈爱立	毒打，长时间罚站，鼻子尖贴墙，皮鞋踢踹，扇耳光，棍棒打，冬天扒光浇凉水，拳击胸部，闻鞋垫，强行灌食，鞋底往脸上、头上、身上猛抽，双手大字铐在铁窗上高压警棍持续电击手臂，塑料袋套头憋住呼吸，开水浇在头上，背手铐在铁椅子上，手指被掰反转
陈爱忠	毒打，竹棍猛敲手指，木棒猛抽膝盖、胳膊、后背、胸口，扫帚使劲在脸上来回扫，皮鞋踹腿部，强行灌食，捆在十字木架上，强行灌凉水，用绳子绑在木板上用脸盆往脸上泼水，往身上浇水，电击，扒光衣服铐在树上冻，用牙刷把儿把钻手指缝，埋雪堆里冻，绳子捆绑，往肺里插管子
陈运川	毒打，摔，强行灌食，皮鞋底脸上、头上、身上猛抽猛盖，捆绑，胶带缠嘴和鼻子，老虎椅，长时间铐椅子上，关在地下无氧室憋着
陈淑兰	毒打、反铐在老虎椅上、腰与胸骨被迫害骨折
王连荣	强行灌食，捆绑，胶带缠嘴和鼻子，扒光衣服羞辱毒打

陈运川一家：被迫害致死 5 人，被非法判刑 4 人次，被非法劳教 2 人，被强制洗脑 6 人，被非法关押 41 人次，被绑架 50 人次，流离失所 4 人，共计达 112 人次。

陈运川一家被抢劫（窃）、敲诈勒索现金：被抢劫、敲诈勒索现金 30150 元，被窃 26500 元，总计 56650 元。

陈运川一家被抢劫（窃）物品

被抢劫情况：

手机二部，照相机一部
汽车驾驶证、身份证，摩托车行车执照
宝石花新手表 1 块，海鸥表 1 块
新录音机一部，VCD 机一台、录音磁带 8 盘，书籍 12 本，
打印机一台，光盘一箱，一些纸张耗材，
陈运川冤死后，房子家产被外人霸占，索要房子时被敲诈出钱才归还。

偷走物品：

果，当局也不让她会见。律师历经周折于八月十九日会见到被平车推出来的陈淑兰，了解到当时她已经六天没大便，除吃饭时间没法正常喝到水，多天没洗脸、没刷牙，没有人护理，没有有效治疗措施，只是躺着，每天只吃一片钙片……

五位亲人被迫害致死，母亲被关押迫害至卧瘫，不能正常就医，昌平法院还不承担罪责。陈家唯一第三代李颖为了营救唯一幸存于世的至亲——妈妈陈淑兰，却遭北京市第二看守所构陷、强制失踪，后得知被构陷投入狱中，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北京市第二看守所约谈李颖，关于会见母亲陈淑兰的事宜。会谈时，北京市第二看守所做了笔录，由一个石姓“领导”介绍陈淑兰的情况，并询问家里情况。李颖告知母亲一家六口人被迫害致死五人，自己世上唯一的亲人只有母亲。第二看守所这位石姓“领导”却反而说李颖向他们宣传法轮功了，并报警。

李颖被朝阳区豆各庄派出所带走所谓“调查”，在派出所内由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徐勇及该所值班的马副所长问讯，后以“×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劫持到朝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北京市第二看守所是故意构陷李颖，因其母亲陈淑兰被非法开庭的时候，造成腰、胸椎多处骨折，生活不能自理，无人员照顾，公安局又没有医疗条件，至今已经卧床三个多月。第二看守所还以各种理由拒绝律师会见其母亲，李颖和律师向北京市公安局多个主管部门及市政府投诉控告，才得以解决会见。第二看守所报复李颖，而预先设谋构陷绑架了李颖，关押迫害。

七口之家只剩二人，这给一个在苦难中长大的唯一第三代——女孩李颖，从精神到肉体造成的伤害是难以用语言表述。而今幸存的母女都身陷囹圄，连申冤的自由都剥夺了。

中共独创的闻所未闻的邪恶迫害手段

根据明慧网的资讯，我们整理出陈运川一家被迫害情况。**肉身伤害、遭受的酷刑种类：**陈运川一家人遭受的酷刑种类达三十几种，见下表。

姓名	酷刑
陈运川、王连荣、陈爱忠	打母亲让父子看着，打父亲让母子看着，打儿子让父母看着
陈洪平	毒打，拳打脚踢，扇耳光，揪头发拖，强行灌食，反铐在老虎椅上，绑吊，抖铐，双腿被打断，让男

跳着，恶警奸笑着不停地问：冷吗？爱立说：不冷！最后恶警无可奈何地不了了之。

这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说：“一天半夜，犯人们都在睡觉，只有值班的犯人在号里来回溜达着。突然我被一声凄厉的尖叫声吓醒，不由得从床上坐起来，头上出了一头的冷汗。我问值夜犯是什么在叫，他们赶快把我按倒说不关你的事，赶快睡觉。那一声尖叫声过后又传来一声。这两声尖叫声一直留在我的心底。每每想起冀东监狱深夜的这两声尖叫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从心底里产生出恐惧！”

在这位法轮功学员一再追问下，一个犯人恐惧地告诉他：“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那样我就没命了！”他说：狱警不让爱立睡觉好长时间了，爱立一如既往说“炼”，恶警你说炼也炼不了，爱立说：那我也说炼！爱立被熬的好象植物人一样，总也醒不来，恶警就叫犯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一大壶开水浇在爱立头上，在爱立被烫的清醒的一瞬间。恶警还问炼不炼，爱立说完“炼”后就又昏死过去了，紧接着又是一大壶开水，爱立在发出那痛苦的尖叫声后依旧回答：“炼！”从那以后从监狱长到恶警都再也不去问他炼不炼了。

爱立所遭受的迫害在犯人中悄无声息的传开了，谁都佩服他的坚强！新年时，一个犯人（一个在社会上有名的黑老大，据说狱警都不敢得罪他）从其他中队专程跑来给陈爱立拜年，对陈爱立说：久闻大名，你一天吃的苦比兄弟在外面吃的苦还多，实在佩服！佩服！然后给陈爱立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又说：有什么事需要兄弟帮忙的尽管说，兄弟舍命相助！陈爱立说：“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吧！”

从省城来的监狱系统头目要看一看陈爱立是什么样子，这么坚持修炼，其他的监狱头目都毕恭毕敬地笔直站着，爱立平静地坐在那里，过后从来没见过省级头目的警察问爱立：你怎么见到谁都那么平静？爱立说：他们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众生。警察问：你恨我们吗？爱立表示，法轮功学员心中没有恨。

一次，恶警叫陈爱立和几个法轮功学员看诬蔑大法师父的录像，爱立就是不去放录像的屋子。狱警就连哄带骗把爱立弄到了那屋子。爱立说：一定放不出来，机子会坏的。看管爱立的犯人都觉得好奇，怎么你说放不出来就放不出来呢？恶警更是不服，结果换了几个机器，几台电视也没放出来，一直从早上忙到晚上。狱警也好像似有所悟也就不放了。

在监狱里，陈爱立所受的酷刑折磨罄竹难书，为了抗议这种残酷的迫害而绝食。他们把陈爱立绑在椅子上整整四十多天，管子插在肚

子里四十多天，等拔出来时管子都黑了。二零零三年的元旦之际，陈爱立持续的绝食抗议中突然高烧，而且便血不止。狱警就强行给陈爱立输液，但是便血却越来越严重，当时给他量完体温后狱警十分惊慌，马上通知家里开来证明放人。但恶人村干部任照喜却不给开证明，直到二零零三年元月八日当地才来车将陈爱立送回家中。

陈爱立从狱中回到家时，家中什么都没有了，东西丢的丢，抢的被抢了；哥哥、妹妹先后被迫害致死了。就这样父母和他三口人艰难的过日子。

可是一年之后，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怀来县公安局刑警队和北辛堡乡派出所恶警突然闯入陈家，将王连荣和儿子陈爱立绑架，又将回家路上的老人陈运川也绑架到北辛堡乡政府。

据王连荣老人生前说：“父子俩都被绑在长条椅上，手在后边铐着，儿子头上蒙着一个黄色塑料袋，用胶带缠着嘴。老伴头上蒙一个毛线帽，像蒙面人一样，嘴用毛巾勒住，用胶带紧紧的缠绕着。我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整个头上也被套上一个毛线帽子，再从外面把我们嘴和鼻子用胶带紧紧的缠住，使我无法呼吸，憋得难受极了。双手铐住，捆在长条椅上。天快黑了，他们才给我们三人松开绑，但嘴还是被封着，然后弄到车上，又将手铐在车座子底下，拉到张家口沙岭子。当时我担心陈爱立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憋死了，真是个奇迹，憋了四个多小时他还活着，打开塑料袋第一句就喊‘法轮大法好！’。”

陈家三人被劫持到河北省张家口市沙岭子片地“法制学校”（实为非法洗脑班）遭受法西斯式的迫害。在洗脑班，三人绝食绝水抗议非法关押和迫害。两个多月后，陈爱立的体重只剩下了五十多斤，身体已非常虚弱，生命危在旦夕，才被放回，同时洗脑班将陈运川也放回。他们二人却被反锁在家中，并且北辛堡乡派出所派人日夜看守。

王连荣老人讲：“儿子觉得不能在家等待着身体好了再被他们绑架，七月十日从院墙跳出去，流离失所了。随后，老伴又再次被乡政府绑架，抓回沙岭子洗脑班。我在洗脑班被关押了半年多后身体出现了发烧、咳嗽、头晕等症状，他们把我拉到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后来就昏迷不醒。十月十九日他们看我快不行了，把我放了，因家里没人，把我老伴也放了。”

陈爱立虽然摆脱了恶人的监控，但是身体一直很差，而且越来越严重，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在流离失所四个月离开了人世，当时

陈运川的女儿陈淑兰



陈淑兰的女儿李颖



续按“真善忍”做好人，母女俩人仅相处二年多，于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发放真相资料时，又被中共绑架，再次被非法判刑四年。宣判后被法院法警迫害致卧瘫不能自理。

李颖为了营救唯一幸存于世的至亲——妈妈陈淑兰，奔波于各政法部门之间。

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日上午九点，在北京市昌平区法院非法庭审开始时，法警不断喝斥陈淑兰，不让她扭头往法庭门口看她的女儿一眼。庭审结束后，恶法警又把陈淑兰从法庭一路拖到电梯口，陈淑兰的家属在电梯口等电梯，恶警怕陈淑兰和家属说话，狠命往电梯里推搡陈淑兰，几个壮实恶警使劲往下按陈淑兰的头和肩，使她不能和女儿说上一句话。家属们悲愤的目睹了这残忍的一幕。

八月二日昌平法院对陈淑兰宣判完毕后，昌平法院法警将陈淑兰押上警车，回昌平看守所。陈淑兰戴着脚镣，双手被反铐背上，动不了，在囚车上坐在后排，途中押解的法警故意高速行驶后猛踩刹车，陈淑兰被颠簸甩脱摔倒，陈淑兰呼喊“腰疼，腰被颠折了”，请求降低车速帮助坐立起来。但是，法警不理睬不处置，陈淑兰疼痛难忍，满头大汗，不停呼救央求减速停车。法警却置若罔闻，仍然驱车高速行驶，对陈淑兰的伤情不予理睬，导致陈淑兰重度伤残。陈淑兰被送到南口医院、昌平区医院，经检查陈淑兰胸、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当日下午即被送到北京公安医院，可她在公安医院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疗，且无人护理。

李颖向昌平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卢尔平、分管开庭的院长翟永峰质询，政府部门对此事互相推诿、拖沓，耽误治疗，置人生命安危于不顾。李颖要求给陈淑兰做伤残鉴定、提供病历和治疗方案也一直无

上心里直哆嗦，有时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风一吹树就摇晃，好象鬼一样，心里直发怵……。从昌平城北中心六街小学到城北街道老人院，大概有 2.5~3 公里的路程，每天小李颖都要往返四次。

李颖多次向老人院副院长凌国军及“六一零”副主任康丽反应过，说自己害怕，想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上下学，但他们不同意也根本不理。李颖在老人院里过了二年多，和一群没有共同语言的老人在一起很孤独，很无奈。因老年人牙不好，所以饭菜都是烂烂的，很难吃。老人院里就李颖一个小孩儿，两年多没有人来看过她。李颖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有时放学晚了，饭凉了，李颖就得凉着吃，没人给热。李颖要求买保温饭盒，也没人管。饭不够吃时，就得饿着；菜不够吃，就用水泡饭；有时人家忘了给她打饭就饿着。李颖没有自由，被“六一零”管住，李颖要求去姥姥家，他们却不允许。

开家长会时，别的同学的家长都去了，而李颖却没有。还有需要家长签字什么的，她只能去老人院扣公章。同学都问她妈妈呢？她没法回答。还有很多事情小李颖也无法去面对，因此受到他人的歧视。

中共把迫害善良的法轮大法学员的人印在红皮金字的光荣榜小册子里，标榜为“先进积极分子”，其中就有老人院副院长的名字，还有昌平区区长名字。

小李颖经辗转离开了老人院，但北京昌平“六一零”限小李颖在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必需返回老人院。

小李颖离开老人院，结束了被监管的日子，从此开始了流离失所、孤苦求生的生活，学习成绩很不错的小李颖被迫辍学。据知情人说，小李颖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孤独的生活，曾做过饭店服务员、保姆，竟然曾在北京四月的寒夜独自一人在户外过夜。

历经不到八年的时间，陈家全家有五口人被迫害致死。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是李颖的妈妈陈淑兰出狱的日子，但陈淑兰却被劫持到北京昌平臭名昭著的洗脑班继续迫害，李颖得知后几次到那里要求见妈妈，可直到在洗脑班迫害陈淑兰达七十多天后，才释放陈淑兰。

然而，母女本来都在北京昌平，近八年不能生活在一起，彼此急切相见，但“六一零”人员却欺骗她们母女，说对方在张家口农村老家，在那里等着呢，把母女都从北京骗到老家农村去，她们都从北京坐长途车到河北农村，在农村各村落寻找对方，一直奔波找到晚上，母女才得以相见。

陈淑兰于二零一零年五月底回家后，一直被监控。由于陈淑兰继

年仅三十五岁。母亲王连荣说：“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晚上，有两个人用车把我儿子陈爱立的遗体送了回来，当时我就懵了，我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啊！”

六、王连荣、陈运川老俩口先后离世，苍天含悲

至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王连荣老人四个儿女，已被中共不法人员迫害致死三人，大女儿被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遭受迫害。二零零五年一月份为避免再次被绑架，王连荣和老伴陈运川也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一年半时间，二位老人颠沛流离、辗转他乡五处，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

王连荣说：“我多次遭到绑架，具体多少次我都记不清了。那次他们把我绑架到北京怀柔看守所，以检查为名，把我的衣服脱的光光的，一丝不挂，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遭到这种侮辱，还不止一次受到这种羞辱。我女儿陈洪平当时跟我一起被他们非法关押在那里，当时他们让我们脱衣服，我小女儿不脱，他们就叫来两个男犯人，当着我的面强行把我女儿的衣服扒光。然后一个女警察还拿电棍电我的小女儿。之后他们还把衣服扔到门外，外面好多人，男女都有，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光着身子穿衣服。你说这女警察怎么能这样呢？”

“我和大女儿被绑架到北京朝凤庵洗脑班那次，因为当时我没报姓名，有一个人就揪着我的头发上下这么来回拽动。后来乡派出所来接人，那个刘玉峰进屋照着我的头顶用拳头狠狠地砸了两拳，当时砸得我眼前一片漆黑。然后，把我架到车上，他还用铐子把我反铐上，铐的特别紧，很疼。还让两个人坐在我的腿上，一边一个，还说非常下流的话，我说不出口。我说：你比我还小，你怎么能这么骂我？他说：‘开车门把你扔到马路上，让车轧死你算了。’”

经历了长达七年魔难，王连荣老人亲眼看着丈夫、儿子被酷刑折磨，三个儿女离开人世，目睹被摧残的生命垂危的小女儿死去，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二零零六年八月四日上午十一时，王连荣在异地他乡停止了微弱的呼吸，终年六十五岁。

老人在离世前一段时间身体已极度虚弱、卧床不起，生下四个儿女，却没有一个能够在跟前，只有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老伴陈运川，默默的守候身边、欲哭无泪……。六十八岁的陈运川老人已疲倦至极，清瘦的面容，满头白发。老人离世后的下午，天空突然阴云密布，飘起了蒙蒙细雨，天地苍生共为老人一家的苦难经历悲泣……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陈运川老人流离失所在外地时被当地恶警绑架转到怀来县，后经医院检查发现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十

多天后从医院放出。二零零八年七月中旬，怀来县国保大队和北辛堡派出所恶警突然闯到陈运川家，恶警逼问陈运川老人：你还炼不炼法轮功？陈运川老人说：炼。恶警二话没说，就逼迫陈运川老人跟他们走，老人不走，他们几个人将陈运川老人劫持到车上，驾车而去。后听说奥运期间老人被乡村看管起来了。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六点多，七十一岁的孤苦伶仃的陈运川老人在 110 国道（位于怀来县狼山乡三营村的地方）突然被车辆轧死，具体情况还是个疑团。据悉，此前不久，当地有关部门以给巨款或给楼房为条件相要挟、利诱，逼迫老人答应什么，但老人家没答应。之后那段时间一直有人跟踪陈运川老人，车祸后到了第二天人已被过往车辆反复轧成血肉模糊的饼状，有关部门竟能拿出没被轧坏的手机卡，凭其中的电话号码准确通知老人的亲友来认领尸体。

七、大女儿陈淑兰遭冤狱七年六个月，幼女李颖被送老人院…… 现母亲被昌平法院迫害至卧瘫，女儿也被关押迫害。

陈家大女儿陈淑兰，和其女儿李颖相依为命。因受益于大法，二零零一年元旦和全家人一起到天安门说明法轮大法好。陈淑兰的大弟弟陈爱忠迫害致死，河北省中共人员与北京相关人员勾结，逼迫陈淑兰在其弟弟的死亡书上签字，并威胁陈淑兰不许将消息透漏出去、不许在明慧网报道等，如果将消息走漏就将陈淑兰关押云云。但是，陈爱忠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还是在明慧网上报到了。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七日，河北怀来县中共恶徒伙同北京市昌平相关人员将陈淑兰与她母亲王连荣绑架。王连荣老人生前说：那次是在北京昌平大女儿陈淑兰的家里。那天两点多，突然闯进一伙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就像土匪一样翻箱倒柜的抄家，然后给我和淑兰分别戴上手铐，强行带走。当时他们一共六、七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北京昌平公安局国保队的。

陈淑兰的女儿李颖也同样遭遇了许多苦难。在母亲、外公外婆相继被非法关押、两位舅舅一位小姨被迫害致死，小颖被北京昌平区“六一零”送入老人院，在老人院中被监管、生活了两年多。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七日上午，年仅十岁的李颖正在北京昌平城北中心六街小学上课，被老师叫出去，骗她说：“你去学习学习”。之后将她劫持到了昌平朝凤庵的一个度假村（实际是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在那里她见了妈妈一面，李颖说：“他们要将妈妈带走，我死活不同意，紧紧抓住妈妈的胳膊不放，不许任何人靠近妈妈，谁过来我

就连踢带踹的跟他们拼，绝不允许他们把妈妈带走。”后来他们骗她以后一个星期看一回，把妈妈强行带走了。

陈淑兰于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七日遭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七年六个月，被关押在北京大兴女子监狱迫害。

陈淑兰被绑架当天，北京昌平恶人对幼小的李颖也不放过，展开洗脑、熬鹰、剥夺自由等迫害。

当天晚上，他们就轮流对十岁的小李颖灌输诬蔑法轮功的东西，并威胁说：不转化就不让上学。他们硬逼迫看污蔑法轮大法修炼的造假录像，逼迫写与法轮大法的“决裂书”，小李颖不写，他们就写了一个，让李颖抄写。不写就不让睡觉，到半夜一、两点钟都不让睡。他们把李颖反锁在一间小屋里，四、五个人围着讲歪理，剥夺人身自由。八天后，为了能去上学，小李颖被迫签了字。可是签了字他们也没放过她，还是把她留在朝凤庵住。

大约有三个星期左右才允许李颖自己上学，李颖向他们提出来要去小饭桌住，（注：为那些父母工作忙而临时代管孩子的营利场所）因为妈妈被绑架的前一天帮她办了一个私人的全托小饭桌（管吃管住），小李颖亲人都被绑架，已无处可去。

就在离开洗脑班的前一天晚上，一个男的和一個女的（姓名不详）又把小李颖叫去关到一间屋子里，让当着他们的面再做一次口头保证，不说就在这儿熬鹰，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才许睡觉，然后才可以去上学。直到后半夜了，李颖困的实在不行了，就又一次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做了所谓的“口头保证”，然后才把她放了。

后来周一至周五李颖住在张阿姨开设的辅导佳饭桌，但周六周日这两天小饭桌就不开了，因为周六周日所有的孩子都要回家跟爸爸妈妈去过周末了，这两天李颖又无处可去。后来经过学校商量决定，由几个老师轮流带李颖到老师家吃住。李颖心里很难过，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她似乎是个多余的人。每当放学的时候别的孩子都有父母来接，而只有她孤苦伶仃的一人，无处可去。特别是到周末别人总是问她：怎么没人来接你？她无法回答……。这时就会更想妈妈，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总被当成宝贝似的疼爱着，可现在没有人再像妈妈那样爱自己，自己好可怜，想哭，但又怕别人看见，就只好忍着……。

大概三个多月，二零零三年一月九日下午，“六一零”人员在没经过李颖同意就把她强行送到了昌平老人院。那地方离学校很远。很偏僻，是在一个山底下，每天步行上学，很害怕，特别是冬天放学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边没有一个路灯，又人烟稀少，走在那条路